



心上的来苏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龙远信

位于永川西南的来苏镇，场镇始于宋代，是当时永州11个镇之一。据史料记载，苏东坡曾经游历到此地，从而得名来苏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成了来苏镇的常客，特别是脱贫攻坚期间，我曾比较多地关注了市级贫困村——来苏镇关门山村的山乡巨变，采写的新闻通讯《“失踪”25年的瑶乡女孩找回“身份”》《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》在《重庆日报》刊发后，引起了较大反响。

暮春时节，再次走进来苏镇，却与一场烟雨不期而遇。印象中，还是第一次雨中造访来苏，虽说天公不作美，倒也平添了几分情趣。

来苏之美，美在山水。这里有永川城市水缸——关门山水库，有革命水库堪称水利奇观的连拱大坝，有永川母亲河临江河的支流来苏河。来苏水系发达，水流不疾不徐，从容蜿蜒，滋养着这方土地。太平山不高，却借一方飞来神石闻名遐迩——这就是梳妆台，传说是仙女下凡梳妆之地。从太平山放眼望去，一湾来苏河绕了一个大弯，将一平坝护卫着，这里就是伍家坝。

伍家坝的美，可以说是来苏山水之地的微缩景观。这里有山可依，晨起站

在院坝里，往西南方向抬眼一望，便是太平山、梳妆台；这里有水可绕，来苏河到了伍家坝才有了“弯幽河”这个昵称的吧？像一个人，双手环抱，把伍家坝搂在了怀里。最让伍家坝人自豪的，还在于坝之平坦，就像一张皱巴巴的纸，被自然而贴切地熨平了，有着丝绸的质地。

来苏之美，美在人文。位于迎宾广场的来苏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纪念碑，是永川区留存唯一一座抗战纪念碑。来苏镇塔院寺古塔又称斜塔，始建于明代中期，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。还有重庆规模最大的清代崖居群。来苏还是“连枪之乡”，来苏连枪、花船、高跷都是永川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雨中看湖、看山，心里就想，这般迷茫的世界，远比真真切切的世界更让人遐想，更富有诗意。然而，朴实、实诚、勤劳的来苏人，并不在乎这些虚头巴脑的诗情画意，但他们却用双手创造着自己的诗意生活。

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，来苏人很善于移花接木、锦上添花。

就拿来苏美食来说。比如，入选渝味360碗的来苏头刀菜，麻辣鲜脆爽，色香味俱全，是最富地域特色的江湖名

菜。其食材便来源于曾经享誉全国的“来苏三绝”（仔猪、蚕桑、再生稻）中的来苏仔猪。来苏仔猪市场曾经红极一时。阉割仔猪（当地人叫改猪），留下的器官好端端的，也是一坨肉，丢了可惜，便有改猪匠用泡椒泡姜花椒为主要作料，按重庆江湖菜讲究麻辣鲜香的味道追求烹饪出来，大受欢迎。现在，来苏人给头刀菜取了一个有趣味的名字——绝代双“椒”，足见来苏人的生活情趣与生活智慧。

来苏曾经有“三绝”，现在有“三宝”。来苏香肠是“三宝”之一，算得上来苏人“移花接木”的经典之作。作为曾经的生猪养殖大镇，鲜肉销不了，来苏人便想到了深加工，这便有了声名不俗的来苏香肠。来苏香肠

好吃，肉馅瘦一点的，香得绵长，有嚼劲；肉馅肥一点的，香得润滑，特细腻。今天，勤劳智慧的来苏人实施稻虾种养，一田双收。稻虾节开节那天，我到东坡广场去

了，偌大的广场上人头攒动，各色龙虾香气袭人，令人垂涎。能吃，好吃，做得一手美食，是爱生活、懂生活、会生活的表现。来苏人深谙此道。

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故乡，一个是出生地意义上的所在，另一个则是心上的故乡。对于我来说，来苏就是后者。这里的一山一水一坝一院，都是那样亲切。微雨燕飞时，站在梳妆台上俯瞰伍家坝，我不止一次把这里认作可以终老一生的地方。

雨中访来苏，透过一抹烟雨，梳妆台显得有些迷离、朦胧；透过梳妆台传说和太平山剿匪故事，透过那些弥漫其间的麻辣鲜爽的烟火气息，她

似乎变得那么清晰，那么有温度。我相信，凭着来苏人的真诚与赤诚，来苏的故事一定会更精彩。



来苏镇举行“曼水轻山，诗意来苏”体验活动。

二马路记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刚

在万州老城的诸多马路中，建于1926年的二马路，西起凉水井，东至万安桥头，全长988米。在近百年的岁月里，这条马路声名远播，渐渐成为老万州最为熠熠生辉的城市名片，不仅是万州人心中引以为傲的地标，就连许多外地人都熟知“不到二马路，枉来万州城”的说法。

商脉绵延的老城时光

二马路的繁华，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万州开埠以及长江航运的兴起。建成伊始，这里便商贾云集、店铺林立，迅速崛起为近代万州最繁华的商业金融街。

后来，二马路成为万州人心中无可替代的“城市客厅”。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此驻扎，百货公司、成康商场、百货站、医药站、日杂站、糖酒公司、美味春等商业机构扎堆经营。改革开放后，万州各类物资交易会大多落地二马路，街面人声鼎沸、人流如潮。彼时百货、服装销量占全城六成以上，二马路当之无愧成为万州商贸中枢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当属二马路百货公司。万州城里人添置大件物品，到百货公司购物必为首选；乡下人进城，也一定要到这里感受繁华。若未曾去二马路，便会惋惜地说：“这城算是白进了。”

百货公司临街10多个玻璃橱窗是我喜爱的梦幻灯光剧场。每逢节庆，橱窗按服装、玩具、钟表、家电、食品等主

题展示：七彩绸缎衬出雍容华贵的新装，闪烁灯串点亮童话般的玩具王国，精密的钟表摆放在深蓝丝绒中，家电五金闪烁着工业奇迹的光芒，而蜡制糕点在暖光下则诱人垂涎。那种如梦似幻的视觉体验，至今仍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市井烟火的百味人生

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二马路长大的。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，“压马路”是万州人独特的休闲方式。无论有事无事，人们总爱到二马路溜达，感受这里浓郁的繁华氛围。年轻人相约在此见面，老人来此追忆往昔岁月，商贩们在此谋生，整条街道始终洋溢着浓郁的市井烟火气。

美食，是二马路最鲜活的烟火底色。美味春旁边1角钱一碗的胡凉面，是我们从西山公园游玩归来必吃的小吃。醋香酸爽、蒜泥浓郁、葱花翠绿，再加一勺土制芥末拌匀，香气扑鼻，一口入魂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京剧团门前3分钱一碗的豆腐脑，盛在白瓷小碗里，嫩若凝云。浇上醇厚酱油、鲜脆榨菜丁与香酥黄豆，用小勺舀起，滑嫩软糯，顺着喉咙缓缓入腹，温润暖心。

母亲常带我们去小桃园餐厅，店里汤包远近闻名。面皮白嫩松软，轻轻咬破，滚烫肉汁四溢，鲜香满口。就着一碟姜丝香醋细品，那份满足，足以治愈整日心绪。

二马路中段的红心服装厂，是当年万州服装行业的标杆，父亲就在这里工作。逢年过节，市民定制毛料新衣，首选加工便是红心服装厂。1983年，厂区突发大火，烈焰吞噬沿街门市与半个车间。那段时日，父亲早出晚归、四处奔走，既要赔付客户损失，又要筹资重建厂房，辛劳奔波间，青丝悄然添霜。后来在全厂同仁努力下，筹集12万元资金，在二马路建起一栋七楼一底新大楼，厂子于废墟中涅槃重生。望着父亲疲惫却坚毅的身影，我深深读懂了生活的不易与

担当的重量。

二马路的“庐山”相馆，也承载着我們儿时美好的回忆。二楼的摄影室不算大，靠墙立着几幅手绘的布景，房间中央，一台老式的木质相机，蒙着厚重的黑布。春节前，母亲总会带着我们来这里照全家福。只见摄影师走到相机后面，头钻进蒙着相机的黑布里，倒弄几下后，走出来调整灯光，纠正坐姿。手捏气动快门线一头的橡胶球，只听镜头快门“咔嚓”一响，所有的期待、准备和稍纵即逝的表情，都被封存进了那个小小的片盒之中。

春节前夕，父亲会带我们去美味春大池洗澡。澡堂里热气蒸腾，大人们互相搓背，孩子们在池子里欢快地扑腾玩水。跑堂的伙计肩搭白毛巾，手提大铜壶，穿梭在休息区间，不时给客人添茶倒水。洗澡出来，浑身清爽，穿着新衣，满心期待着新年的到来。

二马路当铺巷的土产收购店给我也留有深刻记忆，这里是我家三兄弟挣零花钱的地方。每到红橘成熟的季节，我们便会去捡橘壳，攒到一定数量后，就背着橘壳和橘筋去当铺巷。收购商按斤收购，几分钱一斤，虽然不多，但足够我们买点糖果糕点和几本小人书。那段当铺巷的经历，不仅让我学会了通过劳动换取报酬，更让我懂得了珍惜与期待。

街巷深处的精神世界

二马路不只是商贸街市，更有新华书店、地区京剧团、乐器店、文具店等文化场所，默默滋养着万州人的精神世界。

京剧团，是老万州人的精神家园。剧场内简陋的长条木椅，刷着暗红色漆。平日里常排演《杨家将》《焦裕禄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等剧目。路人常驻足聆听，随口跟唱，那份岁月情怀，深深烙印在老城记忆里。小时候，我也常溜进剧场，择角落座，静静欣赏演员们的唱腔身段与舞台演绎。

京剧团后面百步梯横街的茶馆终日人声鼎沸，这里是艺人说书表演的地

方。艺人身着蓝布长衫，手持竹琴竹板，板声一响，满座瞬间静下来。《薛仁贵征东》的豪情、《火烧连营》的悲壮、《秀才过沟》的诙谐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浸润了我们的童年时光。

二马路上的乐器店，安放着我少年的音乐情怀。店内陈列着二胡、笛子、扬琴等民族乐器，推门便闻原木与松香交融的淡淡清香。母亲满足我们兄弟三人的喜爱，特意为我们选购了一把实木二胡。琴身温润光滑，琴筒蒙着细腻蟒皮，琴杆纹路古朴雅致，接过琴的那一刻，满心欢喜，格外珍视。

那时请不起专业老师授课，我们便自学二胡。跟着京剧团的曲调，循着收音机的旋律，对照《战地新歌》歌曲本的简谱摸索指法、练习弓法。从生疏单音，到断断续续拉响《东方红》《卖花姑娘》等旋律，指尖磨出薄茧，手臂酸胀疲惫，却乐此不疲。

新华书店，是那个年代万州人安放心灵的精神港湾。进门右侧的连环画专柜，是我儿时最常流连的角落。过年攒下的零花钱，大多换成爱不释手的书。1979年，《第二次握手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度发行。天未破晓，新华书店门前已排起长龙，队伍绵延至100米外的小桃园街口，成为二马路的一道风景。

中学时代，重版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一经上架便抢购一空。这套丛书如同知识阶梯，托举无数学子走进大学殿堂，也像一块敲门砖，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轨迹。我也曾购置学习，拓宽学识眼界，受益良多。

二马路，何止是一条街道，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万州地方史，记录着老城开埠兴商、长江航运鼎盛、城市变迁与移民迁建的百年沧桑。随着三峡工程推进，二马路商业中心逐步向高笋塘转移。2003年江水上涨，老街沉入平湖烟波之中。

时光流逝，街巷不在，但二马路从未淡出万州人的记忆。二马路，已然化作万州人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，成为心底那条永不落幕的记忆与乡愁。

